婚徵精骨白

李華

自由談

小女子原名叫白骨精，現名叫貝貝，芳齡二十二歲，身材玲瓏，姿態嬌柔，具有傳統之美。小女子生性善良，尤其鍾情美貌男子，譬如像唐僧這樣細皮嫩肉的男人。小女子因多次配合唐僧西遊有功，被觀音指化，最終苦修成人。小女子雖然沒有現金，但擁有白骨洞地產及周邊地皮的所有權，經過專業經濟師估算，價值應在億元以上。小女子獨闖江湖，深知人間險惡，只想找個可以依靠的肩膀，在我累時靠上去，同時爲我遮風擋雨，載我馳向幸福的港灣。

小女子公開向社會徵婚，要求如下：

一、具有大專或同等學歷以上文憑，文化程度以水均益爲標準，具有唯物的辯證哲學與現代商業管理方面的知識，能寬容對待棄暗投明的人，同時要具有中文九級以上閱讀水平，不僅要能看懂《西遊記》，而且要有能從《西遊記》裡淘金的能力。譬如開發白骨精系列化妝品等。

二、必須是眞正的男性，身高與體重以劉翔爲標準，沒有私奔與同居歷史，最好能守身如玉，堅決要有「把最美好的東西在新婚之夜送給愛人」的想法。發生過一夜情、風流債等男人堅決不考慮，對主動向女性示好的男性也不予考慮。把唐僧作爲人生偶像的男人可以優先錄取。

三、「五好」男人優先，氣質以趙本山爲標準，主動爲家庭分憂解難，時時對妻兒問寒問暖，全部承擔家務，一心一意爲家庭幸福着想，做一個又紅又專的家庭「婦男」。當然，還要會做伙食，尤其要會做「糖參湯」，會種「人參果」，會挑沙僧擔，會用八戒耙，至於悟空的棍會不會使無所謂，我會使就行了。

四、沒有不良愛好，興趣以李詠爲標準。不貪圖女色、不謀財害命、不沉溺賭博、不游手好閒、不尋釁擾事……使小女子有任何反感的不良愛好都應主動戒掉，同時應培養具有主流意識的高雅愛好，如欣賞新年音樂會，看俄羅斯芭蕾舞等等。如有喜誦經書的男人優先考慮……

如果你乾柴，那我就是烈火；如果你是綿羊，那我就是獵狗；如果你是石頭，我就是鐵腳……勇敢奔放的男人快投進我懷抱吧，只有我才能給你眞正的幸福。溫馨提示：應徵者收十元報名費，免費獲贈白骨洞門票一張。

陳炳藻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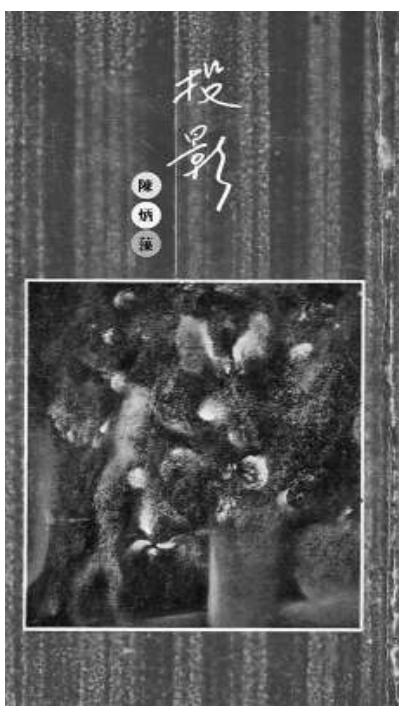
書醉亭

許定銘

一九七〇年代初，在威斯康辛大學得文學博士，一直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的陳炳藻，是香港的留學生。雖然他以英文著述《電腦紅學：論紅樓夢作者》（香港三聯，一九八六）一書廣爲人知，其實他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一九六四年已開始小說創作，並出版過短篇小說集《投影》（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三）和《就那麼一點黯紅》（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投影》是他的處女集，收《膿》、《狗種》、《拒》、《相煎》、《面譜以外》……等十二個短篇，差不多全是一九六〇年代發表於香港的少作。不過，水平已相當高，此中寫於一九六五年的《潮的旋律》，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徵文比賽中得過獎；寫流落香港白俄生活的《籬邊的音樂》，被收入與西西、亦舒、蘗復（蔡炎培）等人合著的《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一九六八）中；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則是寫他大哥的《投影》。

我手上有份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芷蘭季刊》第三期，是我們「芷蘭文藝社」的社刊，陳炳藻以筆名「丙早」，在此發表了五千字的短篇《裡外流》，寫大學剛畢業的孟嘉麗思想流的矛盾：留在大學裡當助教好呢？還是到她嚮往的西方留學好？這是陳炳藻早期創作的成功作品之一，描寫細膩以外，矛盾與抉擇之間的忐忑不安尤其恰到好處，何以不選進《投影》裡？



坐火車上癮

文化什錦

李憶著

這趟從北京去內蒙古的海拉爾，坐了三十個小時的火車。原來，坐火車還眞的是會上癮的。在中國內地坐火車，我偏愛坐開往北方的，尤其是在東北；當火車在俄羅斯或朝鮮的邊境開過時，心裡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就這樣，一列火車，載着我奔向遠方，奔向遙遠的未知——沒到過的地方，不就是一個未知嗎？

而那一個又一個的，沒完沒了的火車站，則成爲追逐的象徵，化作因緣深厚的窗前月色——多少文人作家，曾將火車寫進作品裡。就我所讀過的文學作品，有關火車的還眞不少呢，而且中外有之，特別是俄國小說。是的，俄國，不論是前蘇聯，還是現在的俄羅斯，都與火車脫離不了關係。而火車鐵軌，則更像人生；它有交叉的，有轉向的，有彎向的，甚至是逆行的……那，又是另一番景致了。

我甚至想過要從北京坐火車去莫斯科。有這樣的念頭，主要是想嘗試一下世界最長的火車旅行。從北京到莫斯科，將近一萬公里，需六天五夜。我也曾去「了解」過這條被標誌爲「北京——烏蘭巴托——莫斯科」的「3/4次國際列車」的線路。之所以稱之爲國際列車，是需經三個國家（認眞算來，至少要經過十多個行政區和共和國、自治區、邊疆區），單單是出中國就需一天；過蒙古，又是一天。其餘的四天都是在廣袤的俄羅斯土地上奔馳。這條線路，最吸引我的並不是終點站莫斯科，而是西伯利亞。西伯利亞的遼闊，是無法想像的（像這樣的概念：「西起烏拉爾山脈，東迄太平洋，北臨北冰洋，西南抵哈薩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與中國、蒙古和朝鮮等國為鄰，面積1276萬平方千米，除西南端外，全在俄羅斯境內。也有人將北冰洋同太平洋水系分水嶺作為其東界。」也僅是知識而已，並無實際的體驗。）翻開火車線路圖，這條鐵路讓我驚嘆不已。原來過了蒙古高原、蒙俄邊境的大山脈、世界最深的貝加爾內陸湖之後，才進入西伯利亞地區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奧姆斯克等。再翻過烏拉爾山區，才算正式進入歐洲（東歐平原）從東歐又得經過別爾米、基洛夫、弗拉米爾等幾個俄羅斯城市，最後才到達莫斯科。這一路的風景，這一路的折騰，充滿不可知。而人的一生，能有如此經歷實屬無憾。人生有涯啊，從出生到死亡，不就是一個旅程嗎？人生的價值在於體驗。換言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當那天我來到滿洲里，看到火車，想到從這裡出去，沿線可以看到俄羅斯遼闊的領土，不禁一陣神往。我的火車情結，其實是從歐洲電影開始的。歐洲電影，火車往往是一個象徵。一望無際的平原，是記憶的延伸，可以承載時光，穿越歲月。因此，我一直很喜歡坐火車的感覺。窗外的風景不斷地變化；長空萬里，明淨而美麗；大地遼闊，無邊無際。即便是蒼茫一片，荒涼得只剩下幾根電線杆，那也是一種美。人在旅途，無需思考太多。就只是靜靜地坐着罷，哪怕是發呆，也是一種感受。當然，若沿線一路都是美不勝收的風景，那是最好不過了。沒有，也無所謂。旅行，不就是要放鬆你的每一條神經嗎。感受生活亦然。

坐火車上癮，有人說這是「戀軌」。其實是什麼都無所謂。下一站會是哪？也許是莫斯科吧，但目的並非終點站。聽說那條線路有一千多個站，那才是我所嚮往的。

古人迎夏

文化經緯

李群學

每年五月五日或五月六日是農曆的立夏。「斗指東南，維爲立夏，萬物至此皆長大，故名立夏也。」我國自古習慣以立夏作爲夏季開始的日子，立夏日，古人會舉行各種儀式，來迎接夏天的到來。

帝王的迎夏儀式，可謂正式而隆重。據《歲時佳節記趣》一書記載，先秦時各代帝王在立夏這天，都要親率文武百官到郊區舉行迎夏儀式。君臣一律身着朱色禮服，佩帶朱色玉飾，乘坐赤色馬匹和朱紅色的車子，連車子的旗幟也是朱紅色的。這種紅色基調的迎夏儀式，強烈表達了古人渴求五穀豐登的美好願望。

在周代，立夏這天，天子親自率領三公九卿到南郊祭祀迎夏。後來，古人立夏習俗有了變化。明朝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中這樣記載：「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可見在明代，一到立夏這天，朝廷掌管冰政的官員就要挖出冬天窖存的冰塊，切割分開，由皇帝賞賜給官員。其實，皇帝立夏賜冰，並非起於明代，據考證，兩宋時期皇帝立夏賜冰給群臣就已經成爲一項慣例和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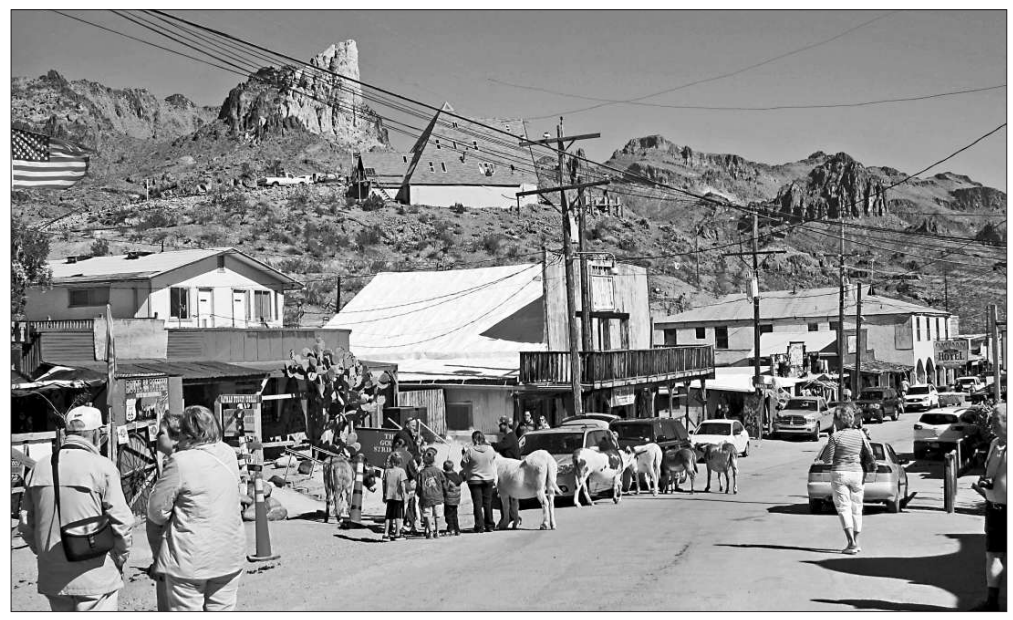
民間爲了迎接夏日的到來，也會舉行各種有趣的活動。這些趣味盎然的活動，逐漸形成了許多傳統習俗，一些風俗甚至保留至今。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迎夏的儀式也不相同。無錫人立夏有嘗三鮮的習俗：三鮮分地三鮮、樹三鮮、水三鮮。有的地方還有立夏吃霉豆腐的習俗，寓意吃了霉豆腐就不會倒霉；浙江人立夏必吃「七家粥」，七家粥是彙集了左鄰右舍各家的米，再加上各色豆子及紅糖，煮成一大鍋粥，由大家來分食；上海人立夏日吃蛋，立夏當日，孩子們的脖子上總要掛上一個用紅色網套套着的蛋，還要吃芋頭和金花菜合成的煎餅，中午時無論男女老幼都要秤一下體重，俗稱「稱人」；在我國北方，立夏正是小麥上場時節，因此北方大部分地區立夏日，有製作麵食的習俗，意在慶祝小麥豐收。立夏的麵食主要有夏餅、麵餅和春卷三種。

明媚的春天過去了，炎熱的夏天就要來到了，時光的腳步邁入了新的季節。我們不如也倣傚古人，做一些時令美食犒勞自己，參加一些民俗活動娛樂自己。讓平淡的日子，因爲一個節氣而生動起來。

美國西部開發縮影

葉　周圖文



金礦開採遺址奧特曼

域外漫筆

駕車急駛在荒郊，道路尙算平坦，兩邊是戈壁荒灘，也依稀可見屬於沙漠的植物斑駁分布。搖下車窗，迎面拂過似乎百年前的塵埃，夾雜着金礦開採者的風塵。遠眺起伏的山脈，若即若離，路邊不時還能看見開採者留下的痕跡——昔日的運輸工具。

在美國西部亞利桑那州，距離科羅拉多河不遠處有一個叫做奧特曼的小鎭，那裡一九一五年曾是金礦的開採地。當年住在那裡的三千五百多名開採者，就是靠着一條窄軌鐵路與外界保持聯繫，把開採所得運到外面。

那是一個懷舊之地，在古老的街道上可以看見上世紀款式的老爺車行過，還有西部牛仔的手槍射擊表演。街道上隨處可見性格溫順的驢在街邊覓食。據說最初時，金礦開採者帶着驢來到當地，驢從事着開採者所需的繁重勞動，在井下和地面抬水搬物。後來此地的金礦開採停止後，礦工們就拋下曾經辛勤勞作的驢而去。被拋棄的驢四散進入山間曠野自己謀生。如今這些無所事事的驢子，顯然是金礦開拓前輩的後代。牠們日出而來，日落而去，白天在鎭上向人覓食，太陽下山後就離開小鎭，回到山野。牠們性格溫順，與你陌路相逢，以柔順的目光與人相望。我曾經和一頭白色的驢近距離對視，牠的目光平和而又柔順，與世無爭。一百年後的平靜裡，已經完全覺察不到當年點滴的血腥和貪婪。驢兒們希望從相遇的人們手裡得到食物。可是你不給，牠也不會像峨嵋山的猴子巧取豪奪。難得有一兩隻年輕好勝的驢會輕輕咬着你的揹包，當你向牠們示意裡面沒有食物，也就鬆了口，默默離去。由於這些驢子常年保持着好性情，與人和平相處，當地政府通過了法律，對牠們加以保護。任何傷害牠們的行爲都視同犯法。到奧特曼看驢子已經成爲當地旅遊的一個項目。經久不衰。

奧特曼鎭的命名，源自紀念一位叫奧利佛・奧特曼的白人女孩，她曾經被當地阿帕奇部落的印第安人綁架，經過許多年後，又被贖回獲救。她從幼年時被綁架，然後在印第安那人部落裡生活了許多年頭。等到獲救時，已經適應了部落裡的生活，與當地人相濡以沫。數年踏踏實實的生活使她在當地部落中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此以後，她喚起當地人對於美麗的緬懷，在奧特曼鎭上隨處可見這位長髮披肩的俊俏女孩的身影，她穿着古典的長裙，目光沉穩地看着前方。她的名字和形象從此成爲一種美好的象徵。

在小鎭上有一家二層樓的奧特曼旅館，建於一九〇二年，曾是許多電影明星來此拍片時的住宿地。電影《飄》的男主角克拉克蓋博多次來該地拍片，對當地的礦工有了感情，結婚後還專程選擇這家旅館來度蜜月，與礦工們打牌娛樂。現在旅館顯然已經滄桑憔悴，年老色衰，但是底層的入口處克拉克蓋博的照片還是吸引了不少遊客駐足觀看。

離開奧特曼旅館，我走進隔壁的咖啡店小坐，裡面有酒吧和快餐提供。咖啡店與衆不同之處是店裡的牆壁、天花板上層層疊疊地釘滿了一元美鈔，每一張美鈔上都留着各種不同的簽名。據說這些美鈔來自數千受訪者。如同在很多旅遊地，會看見各處留下的遊客簽名。到奧特曼訪問的人，來此喝一杯酒小憩一下，感受一下不同凡響的小店氛圍，然後在牆上留下一張簽了名的美鈔。粗略統計，遍布店壁的美鈔已經累積了數千美元。遊客願意把自己的痕跡留下來，似乎也因此與百年前的歷史有了一絲瓜葛。

由奧特曼起始的窄軌鐵路，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五年之間，連接了亞利桑那州和加州附近十七英里的科羅拉多河流域。在貧瘠的沙漠上，因爲有了一條科羅拉多河，畫龍點睛般給整個乾澀的區域增加了靈動的氣韻。

科羅拉多河源自科羅拉多州中北部南洛基山脈。全長二千三百二十公里。在西班牙文中，「科羅拉多」，意爲「紅河」，這是由於河中夾帶大量泥沙，河水常顯紅色而得名。流經科羅拉多高原的中游河段，河流強烈下切，形成深邃峽谷。有些地方最深達一千七百多米。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對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乾旱地區有重要作用，有美洲尼羅河的美譽。在河上一九三六年建造了胡佛水庫。一九五〇年建造了大衛水庫，河上不多的水庫，卻給這片原本荒蕪的區域帶來了水利資源和充足的電源。也把整個地區的生活品質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條河曾經塑造了沿途山脈的無數峽谷，它最傑出的創造應該就是位於內華達州的世界奇景——大峽谷。實際上，刻蝕大峽谷的工作，經歷了幾十億年的漫長歲月。

翻開美國的地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儘管科羅拉多河彎彎曲曲，可是卻天然地成爲流經區域中相鄰各州的州界。如果登臨大峽谷的高處，在鳥瞰氣勢宏偉的大峽谷奇異地貌時，仍能隱約望見峽谷底流淌的窄窄的科羅拉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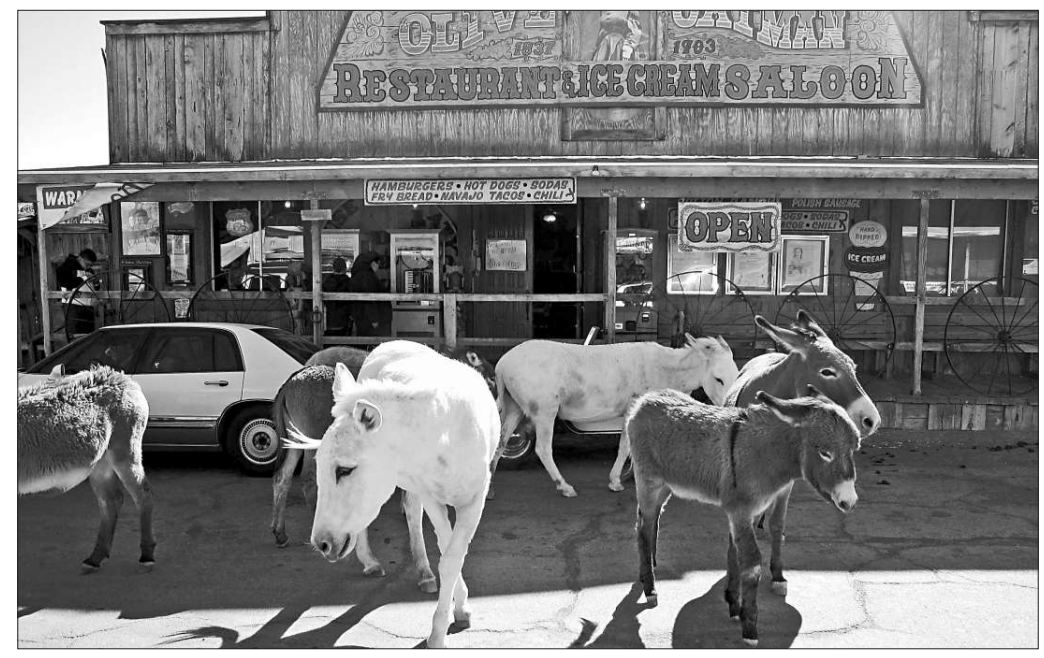
尋訪了歷史古城奧特曼，駕車東行，便到了位於美西沙漠上三州交界的一個賭城——羅福林。美國西部開發的歷史似乎與黃金的發現和開發分不開，始於十九世紀中期的黃金開發曾經給加州的經濟發展帶來活力，可是對於加州以外更大範圍的美國西部開發，除了黃金之外，還隨之連帶起水利工程，以及周邊的城市發展，其中也少不了一些賭城的形成。

科羅拉多河流到這裡潺潺流水依然不息，卻顯得波瀾不驚。借舟行船在河上，水流澄碧，回望兩岸，一面是霓虹閃爍的一座座賭場，另一面是荒漠上日新月異的新興城市。位於科羅拉多河邊的羅福林是一個人口數千的小城，於一九四〇年代在科羅拉多河建築大衛水庫時發展起來，後來水庫建成，建設者紛紛離去，當地也隨之衰落。一九六四年一位叫做唐羅福林的拉斯維加斯賭場老闆坐着直升飛機在空中鳥瞰，發現這條在美國西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河流邊上有一塊空地，於是買了下來，加以開發。起先他只設立了兩張賭桌和十二部老虎機，供人娛樂，並在邊上建了一個只有八間房的汽車旅館，拿出四間供出租，其餘四間留作他和家人居住。幾十年下來，周邊賭城越開越多，逐漸形成規模，羅福林便由此成名，成了美西拉斯維加斯和雷諾之外的第三大賭城。

羅福林眞正興旺起來是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有來自拉斯維加斯的更多賭城加入其中。目前該地有九間賭場和六十多家飯店，每年約有三百萬遊客到此一遊。因爲這個賭城的建立，使與該地一河之隔的亞利桑那州牛頭城成了一個日益繁盛的居民區。每天約有一萬四千多在賭城工作的員工，跨越科羅拉多河從亞利桑那州到加利福尼亞州來上班。下班後又跨過河回家去。唐羅福林爲此投資三百五十萬元建造了橫跨兩州的羅福林大橋，使跨越兩州的居民方便來往。隨後他無償地把大橋捐給了大橋座落的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沿着內華達州的沙漠往北走，就是拉斯維加斯大賭城了。

由於羅福林冬季較爲溫暖，該地成立一個候鳥人群過冬的集結地。每年約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群從嚴寒地帶開着箱型房車來此過冬。到了那裡，租了房車停車場就地生活。等到春暖花開後又啓程北去。

一片曾經荒蕪的土地，因爲發現了金礦，引來上萬的開採的人群。一條奔騰的河流，給美國西部帶來無限的生機。一個河邊的賭城，爲對岸的鄰州造就了一個城市，那裡的人們跨越了河流，來此謀生。一個富豪，爲了造福那些辛勤的工作者，和兩岸來往的人流，出資造了大橋，然後把它贈送給當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一段美國的歷史曾經是這樣演繹的。



小鎭隨處可見的驢子

假如……

人生在線

言然

網上流傳一段一位八十五歲、得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老先生寫的文字，很值得一讀：「如果我能重活一次，我要嘗試犯更多的錯誤。我不會那麼刻意追求完美。我要多休息、隨遇而安，我處事不會像此生那麼精明。其實世間值得去斤斤計較的事少得可憐。我會更瘋癲些，也不那麼講究衛生。你知道，我就是那種一天又一天、一個鐘點又一個鐘點，過得小心謹慎、清醒合理的人。哦，我也曾放縱過，如果一切能重來，我要享受有更多那樣的時刻，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一切重來，我要在早春赤足走到戶外，在深秋竟夜不眠。我要多坐幾趟旋轉木馬，多看幾次日出，跟更多的兒童玩耍，只要人生能夠重來。但是你知道，不能了。」

讀着這段令人啞然失笑的文字，相信不少人都會想起美國盲人女作家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海倫幼年因急性腦炎引致失明及失聰，憑着驚人的毅力，她不但學會閱讀和說話，還完成了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業，成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的盲聾人。

她在《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寫出倘若復明三天的渴望。「第一天，我想看看那些給我關懷和友誼的人，是他們讓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第二天，我會和黎明一起醒來，我要看着黑夜是如何變成白天的，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奇迹，我會敬畏地注視着太陽的光芒喚醒沉睡的大地，多麼壯觀！」「我要快速地看看這個世界，它的過去，它的現在。我想看看人類發展的進程，所以我要去博物館，在那裡我會看到地球上的動物和人類的濃縮歷史。我要去的下一站是藝術博物館。……我將通過藝術來探索人類的心靈世界。第二天的夜晚，我會在劇院或者電影院度過。」「第三天，我要去體驗工作的世界，我要看看忙忙碌碌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城市是我的目的地。首先，我會站在一個繁忙的街角，注視人群，從他們的表面去想像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看到微笑，我會很開心；看到堅定果敢，我會很驕傲；看到悲傷，我會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的眼睛都會睜得大大的，所有一切的東西，開心的、不開心的，我都要看在眼裡，這樣我才能更深地理解人們是怎麼工作，怎麼生活的。」「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大概還是會到劇院去，去看一齣熱熱鬧鬧的喜劇，好好領略人類精神中的喜劇含意。」臨了，海倫以「我這個看不見東西的人可以給你們看得見東西的人一點忠告：請善用你的眼睛，就好像明天你就會失明。」

香港的中小學語文課也喜歡以《假如……》爲命題作文，學生筆下常常出現五花八門，令人啼笑皆非的描述。都說人生是不能假如的，此一時，彼一時，凡人更難說有什麼通透的領悟。但無論是海倫的執著，還是八旬老翁的放達，都不免提醒人們，重要的是活在當下，珍惜當下，不作無謂的等待。很多人一世的生活方式，好像都在等待抵達一個名叫「快樂」「完美」「理想」的終點。他們認爲，有一天所有的事物都會變得完全合乎理想，到時他們可以喘口氣說：「我終於達到理想！」所以他們一生都在以「只要怎樣怎樣，我就達到目標，就會幸福」作爲幻想，自然當那幻想遙不可及時，帶給自己的只能是日復一日的失望和痛苦。